

曾国藩与

胡雪岩的智慧

线装书局

的

智慧

曾国藩

「官场楷模、千古完人」

胡雪岩

「红顶商人、中国商圣」

国学智慧丛书

杨忻 / 主编



【国学智慧丛书】

杨忻／主编

官场楷模、千古完人
胡雪岩
「红顶商人、中国商圣」



曾国藩与 胡雪岩的智慧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与胡雪岩的智慧 / 杨忻主编. —北京: 线装书局,
2008.9

(国学智慧丛书)

ISBN 978-7-80106-834-7

I. 曾… II. 杨… III. ①曾国藩 (1811~1872) - 谋略
②胡雪岩 (1823~1885) - 商业经营 - 谋略 IV. K827=52
F7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44975号

曾国藩与胡雪岩的智慧

主 编：杨 忻

责任编辑：崔建伟 孙嘉镇

排 版：杨静贤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7

字 数：287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套

定 价：298.00 元(全 10 册)

目 录



上篇 曾国藩的做人绝学

| | |
|----------------------|----|
| 第一章 曾国藩的官场秘诀 | 1 |
| 1. 初入官场，衣锦还乡 | 1 |
| 2. 西行人川任考官 | 2 |
| 3. 仕途顺遂，屡屡升迁 | 3 |
| 4. “贵人”相助 | 4 |
| 5. 勇于革除官场陋习 | 5 |
| 6. 好学不辍 | 7 |
| 7. 游刃官场有秘诀 | 9 |
| 第二章 曾国藩的磨砺之功 | 11 |
| 1. 文人干武事，长少练兵勇 | 11 |
| 2. 坚挺面对四面压力 | 15 |
| 3. 衡阳练习 | 17 |
| 4. 靖港再败，投水自杀 | 24 |
| 5. 左宗棠智激曾国藩 | 27 |
| 6. 城陵矶之败 | 31 |
| 7. 九江战败双自杀 | 32 |
| 第三章 曾国藩的用人之律 | 35 |
| 1. 结怨江西官场 | 36 |
| 2. 困兽之斗 | 37 |





| | |
|---------------------|----|
| 3. 南昌城里逃生 | 38 |
| 4. 回家为父亲奔丧守孝 | 39 |
| 5. 向上要权，等待时机 | 42 |
| 6. 思想巨变，由刚入柔 | 45 |
| 7. 挥师东进 | 48 |
| <hr/> | |
| 第四章 曾国藩的生死抉择 | 49 |
| 1. 三河镇痛胞弟 | 50 |
| 2. 就任两江总督 | 51 |
| 3. 执意进驻祁门 | 52 |
| 4. 黄州失守 | 54 |
| 5. 坚守祁门，临死地而不逃生 | 56 |
| 6. 弹劾李元度 | 60 |
| 7. 顺乎潮流，能识大局 | 61 |
| <hr/> | |
| 第五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 | 64 |
| 1. 拒绝奉旨剿捻 | 65 |
| 2. 无奈奉旨剿捻 | 66 |
| 3. 竭力剿捻 | 69 |
| 4. 剿捻无功，奉旨回任 | 70 |
| 5. 剿捻无功之因 | 73 |
| <hr/> | |
| 第六章 曾国藩的牵手之智 | 75 |
| 1. 人才是做事第一要义 | 76 |
| 2. 独特的驭人之术 | 78 |
| 3. 善于借人之力为己所用 | 81 |
| 4. 主动举荐有才之人 | 85 |
| 5. 将心法传给可靠之人 | 90 |
| 6. 绝不可抬举的人 | 94 |
| 7. 要提防性格怪僻的人 | 96 |
| <hr/> | |
| 第七章 曾国藩的方圆之道 | 99 |
| 1. 方圆处世成就大事业 | 99 |

| | |
|---------------|-----|
| 2. 做人处世尽量敞开心胸 | 103 |
| 3. 刚柔相济之道 | 105 |
| 4. 巧妙护身之术 | 107 |
| 5. 切忌争心过重 | 111 |
| 6. 人言可畏，洁身自好 | 114 |
| 7. 鞠躬尽瘁，以身殉职 | 118 |

第八章 曾国藩的养性智慧 124

| | |
|--------------|-----|
| 1. 万事须躬身入局 | 124 |
| 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126 |
| 3. 拳拳精忠报国之心 | 129 |
| 4. 刻刻存爱民之心 | 132 |
| 5. 善于学习他人长处 | 134 |
| 6. 失意时要有坚韧之志 | 137 |
| 7. 身心兼治为最佳境界 | 140 |



下篇 胡雪岩的经商之道

第一章 笼络人心，广结善缘 146

| | |
|--------------|-----|
| 1. 花花轿儿人抬人 | 146 |
| 2. 多个朋友多条路 | 149 |
| 3. 徽商的人缘经 | 152 |
| 4. 将心比心，以诚换诚 | 154 |
| 5. 迎合人也是生意经 | 156 |
| 6. 给人挣面子 | 158 |
| 7. 抓住对方心理 | 160 |



第二章 伯乐慧眼，识才有术 162

| | |
|----------------|-----|
| 1. 可以不识字，不可不识人 | 163 |
| 2. 火眼金睛“看”人才 | 165 |
| 3. 只要是人，总有用处 | 168 |

三



◎ 国学智慧丛书

| | |
|----------------------------|------------|
| 4. 学习能使自己变成人才 | 171 |
| 第三章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 173 |
| 1. 老板的工作就是用人 | 173 |
| 2. 用人就要相信人 | 175 |
| 3. 允许人才犯错误 | 177 |
| 4. 以财揽才，以财待才 | 179 |
| 5. 得人心者得人才 | 180 |
| 6. 敢用“败家子” | 182 |
| 7. 用好一个人，做活一门生意 | 184 |
| 第四章 在商言商，以钱赚钱 | 188 |
| 1. 钱是赚出来的 | 188 |
| 2. 无本也可做生意 | 190 |
| 3. 拆东墙补西墙 | 192 |
| 4. 用有限的资金赚无限多的钱 | 194 |
| 5. 有了一桶金，还想第二桶 | 196 |
| 6. 勇气成就大事业 | 198 |
| 7. 团结一心，斗败洋人 | 200 |
| 第五章 诚实经营，信誉至上 | 202 |
| 1. 笨办法是好办法 | 203 |
| 2. 黄金铲，白银锅 | 205 |
| 3. “胡庆余堂”的堂训——“戒欺” | 207 |
| 4. 诚信招来天下客 | 209 |
| 5. 宁可赔钱，不可失信 | 211 |
| 6. 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 | 215 |
| 第六章 见识过人，勇气第一 | 218 |
| 1. 不怕赚不到，只怕不敢赚 | 218 |
| 2. 敢将前程做赌注 | 221 |
| 3. 该出手时就出手 | 224 |

| | |
|----------------------------|------------|
| 4. 小猫当做老虎卖 | 226 |
| 5. 思路决定出路 | 228 |
| 6. 事事灵活，擅长变通 | 230 |
| 7. 这边吃亏，那边拣便宜 | 233 |
| 第七章 灵活应变，不失原则 | 235 |
| 1. 东南大侠胡雪岩 | 235 |
| 2. 处世要圆 | 237 |
| 3. 以德报怨收人心 | 239 |
| 4. 有钱大家赚，有酒大家喝 | 242 |
| 5. 好运同样折磨人 | 244 |
| 6. 敢与慈禧做买卖 | 246 |
| 7. 失败也英雄 | 248 |
| 第八章 以德生财，义中取利 | 250 |
| 1. 胡雪岩是个好孩子 | 250 |
| 2. 胡大善人深得民心 | 252 |
| 3. 仗义为杨乃武申冤 | 256 |
| 4. 顾客乃养命之源 | 258 |
| 5. 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 | 260 |



上篇 曾国藩的做人绝学



第一章 曾国藩的官场秘诀

俗话说“三十岁之后勇于闻”，就是说一个人在而立之年以后要有闻劲儿，勇于闯进人生的未知领域。因此，一个人光有宏伟的志向还不够，还应该躬身入局，为实现这一志向而努力进取，奋力拼搏。

1. 初入官场，衣锦还乡

在钦点翰林庶吉士后，曾国藩于当年，即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与凌玉垣、郭嵩焘一同回到湖南。翰林衣锦还乡，顿时惊动了附近大大小小的村落，曾家的宾客络绎不绝，场面十分热闹。

亲友们来贺喜，说曾国藩真是蟒蛇精投的胎。在众人的奉承中，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却非常冷静，他对儿子曾麟书说：“我家以耕读为本，如今虽然富贵了，但不能忘本。藩儿当了翰林，仕途还很长远，家里的一切食用都不要他操心，不要拖累他。”这是在为曾国藩解除后顾之忧，好让他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仕途上。

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曾国藩拜祭祖坟、祠堂和家庙后，从二月初七开始至十月初四止，先后走访了湘乡、衡阳、耒阳、永兴、宝庆、武冈、新化、蓝田的亲戚朋友。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酬谢亲友，二是为炫耀，三是为联络官府，更为光宗耀祖。

因为次年四月翰林院要举行散馆考试，曾国藩才于十一月初二日返京，次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京。四月十七日散馆考试的题目是《正大光明殿





◎ 国学智慧丛书

赋》，以“执两用中怀永图”为韵，诗的题目是《赋得“人情以为田”》，得“耕”字。

第二天揭榜，曾国藩得二等第十九名。二十二日召见后，他被道光皇帝授为翰林院检讨。虽是从七品小官，但却是曾国藩入仕为官的开端。从此以后，他的仕途一帆风顺，不到10年连升十二级，成为二品大员。

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月初九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与翰林院同为“储才重地”，故并称“翰詹”）。临考前，曾国藩心情颇为紧张，他在《日记》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慌……恐进场难完卷也。”

何以如此呢？原来，道光年间最重翰詹，翰詹得第，用不了几年，不是总督、巡抚，便是尚书、侍郎。反之，如果落第，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对翰林们来说，是命运攸关的大事，俗称“翰林出痘”，无不诚惶诚恐。

四月十二日，大考成绩完全出乎曾国藩的预料，他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他就被升为翰林院侍讲。曾国藩喜出望外，二十二日在给祖父母的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大臣）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得意之形，跃然纸上。

清代的官阶分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从之别，故共有“九品十八级”，曾国藩初官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翰林院侍讲则是从五品，一升就是四级。

曾国藩自进入翰林院，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底，已经3年多了，3年之中连跃四级，官升得不可谓不快。



2. 西行入川任考官

升任翰林院侍讲后，曾国藩的好运接连不断，不久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命他充任四川省分试正考官。

曾国藩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所以一到四川，他就去凭吊诸葛亮祠。他流连忘返，对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风流人物无比景仰，抒发出自己“亦欲从之”的抱负。



在西行四川的公干中，曾国藩深刻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并铭记终生。比如他在河北途中患暑热后，几天吃不下一粒饭。颠簸晃荡的轿子更让他难以忍受，病得“皮皱面有洼，耳聋气愈下，惨淡过潼关，沉昏渡清灞”。但是同行者中除了同乡劳崇光多方照顾外，其他人不闻不问，非常冷漠。到西安后，陕西巡抚、湖南湘阴人李星沅又给了他很多照顾，百般慰藉，还专门飞报四川相关官员，让他们速派医师前来迎接这批考官。

通过这些，曾国藩深深地感到，同乡之情是发自内心的，因此使他非常看重同乡之谊。后来他在组建湘军时，就以自己的乡亲为主，这样既便于管理，又知根知底。

考务完成，十一月二十日曾国藩返京后，又升任文渊阁校理。

3. 仕途顺遂，屡屡升迁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十二日，曾国藩又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职位。九月，分校庶常馆。十二月初七，第三次被任命为翰林院侍读。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初二，曾国藩第四次任职詹事府右春坊左庶子。六月，转补右庶子。九月二十四日，他第五次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十二月十二日，补日讲起居注官。二十二日，担任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六年（1846），湘籍京官上书皇帝，曾国藩代写奏折，由此他成为湘籍京官的核心人物。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又参加翰詹大考，考得二等第四名。六月初二，他再“蒙皇上破格天恩”，荣膺高官，第六次任内阁学士，同时兼礼部侍郎。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对如此的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曾国藩自己也惊诧不已，难怪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骤升至二品，迁擢不次，惶悚实深。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第七次被升职为礼部右侍郎。

不断地升官进禄，处境的变化，也使曾国藩的心境变得非常愉悦。他从道光二十年（1840）入仕为官，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8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于生长在偏僻乡村、从田间走出来的他来说，真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他特别引以

为自豪的。他的仕途何以如此顺遂呢？这一方面缘于他自己的勤奋，从而博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有道是“天道酬勤”，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贵人的帮助。

4. “贵人”相助

◎ 国学智慧丛书

曾国藩的家世是很平凡的，他于官场能迅速地攀升，实在让人艳羡不已。他如此官运亨通，内在原因就是他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外在原因就是朝中有人帮忙，有强有力的官员鼎力提携、荐举。这个人就是道光朝的重臣穆彰阿。

穆彰阿，字鹤舫，号子朴，别号云浆山人，他是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由翰林累官至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深受道光皇帝信任。鸦片战争中，他阻挠林则徐禁烟，主张妥协投降，在他的怂恿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得以签订。

穆彰阿不仅贪，而且善于玩弄权术，对上以欺罔蒙蔽为务，利用手中大权，网罗私党，亲信遍布朝野，人称“穆党”。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三上春闱时，穆彰阿是总裁官，因此二人有“师生之谊”，入仕后曾国藩便成为“穆党”成员，二人交往甚密。道光二十三年（1843）大考翰詹时，穆彰阿又是总考官。交卷后，他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誊写后，亲自送往穆宅。这次拜访成为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从此之后，他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5年之内就由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不难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曾国藩绝不会如此平步青云的。

曾国藩是考虑到穆彰阿无人企及的权势才拜在他门下的，因此他这个农村出来的进士很快就把穆彰阿作为政治“靠山”，凭借这种亲密关系，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他身边。

正是因为穆彰阿的关照，曾国藩才能有一顺百顺的仕途之路，很快就荣升到二品大员。他在没有被实际授职为礼部右侍郎之前，虽然做了10年的京官，但是手中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实授礼部右侍郎才标志着他从政生涯的真正开始，此后4年之中，他做遍了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称“侍郎专家”。





5. 勇于革除官场陋习

升了官后，曾国藩立即大谈“竭力尽忠”，誓做忠君报国的净臣，为此他敢于革除官场的陋习。其实早在他还是小小的从七品检讨时就有这样的想法，那是他在翰林院任职时发生的一件事。

一天，他收到翰林院侍读学士、自己的顶头上司赵楫的一封宴席请帖。曾国藩知道这名义上是为其老父接风，实则敛财，在清朝官员中是十分盛行的做法。

曾国藩当时仅有铜板 170 枚，随份子没听说拿铜板去的，与其那样前往，不如不去，否则会更难看，向会馆的钱庄借贷吧，他又不愿意。他当时拿七品官的俸禄，全年只有 33 两银子，很低。以前一遇到随份子这样的事，他便捉襟见肘，这回他有心不去，又怕有眼里不顾上宪颜面、同僚情分之嫌，而若是去，又随不起份子。

当日傍晚，不知如何是好的曾国藩约了最好的几个朋友来会馆商谈这件事。因为若他一个人不去，显得太突出，让人做了活靶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些好友有国子监正八品学正刘传莹、翰林院从八品典簿胡林翼、翰林院从六品修撰陈公源、翰林院正七品编修梅曾亮，他们五人中除刘传莹是一榜特科出身外，其他都是满腹经纶的翰林。

曾国藩首先说：“各位年兄年弟，不知可曾得到赵大人的帖子？”

刘传莹说：“国子监的人都收到了！”

胡林翼接口道：“赵大人的父亲到京，做下属的理应到场接风，不怕官就怕管啊！”

梅曾亮说：“涤生，你意如何？”

曾国藩沉吟了一下说：“我不想去！赵大人眼里只有满人，全不把咱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样的人，还是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为好。”

胡林翼说：“你不去，别人会咋想，还是要考虑一下咱们自己的前程啊！”

刘传莹又说：“我也不打算去，我是特科出身，没有多大的前程，没必要巴结他。涤生说得对，对这种专以巴结满人为能事的人，还是有些距离的好！”

陈公源却说：“还是去吧，大不了，送他几十两银子！富不了他，也穷不了咱！”

但是后来，只有曾国藩没去，连当时说不去的都去了，他非常生气，不明白为什么大伙要愚弄他。

此后，赵楫果然经常借故刁难曾国藩，曾国藩一气之下果敢地拒绝了所有人的宴请帖，并在住所的门外贴上一份告示曰：曾国藩出身贫寒，长相不雅，箱内无银，虽任检讨一职，却是七品小官，俸禄有限，除衣食住行，已无盈余，即日始，凡京官上宪、同僚坐席陪酒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请帖亦不收存。见谅。

作为当时一个职务低微的小官，曾国藩能够有如此的勇气和胆略面对官场的陋习，可见其誓不同流合污的净臣正气。但是在当时的世风之下，他未免显得势单力薄了些。不久，他就因所谓“办事糊涂，办差敷衍”遭到御史参劾，被道光皇帝革去翰林院检讨实缺，成了翰林院候补检讨的虚职，没了实际差事，没了俸禄，境况竟不如庶吉士。在依礼向赵楫等上司请安时，不是受到他们的冷遇，就是受到嘲讽、讥笑，弄得曾国藩十分尴尬。同僚、同乡以及原来关系很不错的朋友，也怕丢了前程，故意躲着他。

后来，事情有了转机，曾国藩在太后六十寿辰的仪式上应对得体，深得道光皇帝的赞许，于是穆彰阿、唐鉴等人乘机极力保荐，这样他又被授以詹事府行走。梅曾亮、胡林翼等人前来贺喜，曾国藩信守“不受礼，不参加他人宴席”的信条，让他们每人写了一副对联给自己，这样既不扫大家的兴，又避免了受礼一说，宾主双方皆大欢喜。

为了信守自己不受礼的信条，清贫为官，曾国藩煞费苦心地在官员中提倡革除陋习，如借祝寿敛财的做法等，他还坚持走着去朝堂办公而不坐轿子的好习惯。有一次，曾国藩又升官后，胡林翼等来祝贺，见他清寒之态，很不忍心。

胡林翼先说道：“涤生啊，你现在已是五品官了，七品县令还有轿呢！你这五品顶戴却走着来办公，我们商量了一下，给你凑顶轿子钱吧，也算给我们长脸，也省得一些人乱说翰林不顾国体。”

梅曾亮也说：“我们都有轿子，你却没有，我们脸上也无光嘛，大清哪有五品官走着去办事的？传到皇上那儿，若认为你是故意出大清的丑，那可就麻烦了？”

曾国藩苦笑道：“作为五品官，我一年的俸禄加上恩俸，也就一百多

两银子，除了吃穿、买书，我用什么养轿夫啊！湘乡老家的地又不多，几大房合起来有几十口人要吃饭，银子哪够啊！穷京官，穷京官，各位不也是在靠家里的那不多的积财过活的吗？”

曾国藩的话说到了邵懿辰的痛处，他愤愤地说：“涤生说得对呀！这几年又不太平，咱……唉！”

在曾国藩的倡导下，在京城官场中凡是参加各种宴会等活动，达官贵人们都以题写对联、警语为时尚，而且此风逐渐蔓延开来，影响很大。一生都崇尚节俭的道光皇帝知道是曾国藩所倡行的之后，对他非常赞赏，不久就提升了他的官职。



6. 好学不辍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1835）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1835）会试落第，他暂居京师时，开始涉猎诗和古文。第二年会试又落第，他买了一套《二十三史》，用一年时间仔细研读，这才逐渐开拓了眼界和学识。

道光十八年（1838）进入翰林院后，大部分业余时间他都发愤学习，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他还广泛阅览，勤做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亲自做笔录和摘记，加上他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切磋，日复一日，学识大进。

这段时期，曾国藩的文学观点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派文学的开端。在诗方面，他在京期间写了不少，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不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而作，他经过深刻反省之后说：“好作诗，名心也。”

曾国藩仕途上的升腾飞跃，固然得力于穆彰阿的提携，但如果他仅是一个碌碌无为的鼠辈，穆彰阿等人纵有能耐，也徒呼奈何。曾国藩当然不是庸碌之流、不学无术之辈，而是胸怀大志、涵养高深的实学家，这是曾国藩官场得意的内在的个人因素。

曾国藩自己承认，在他足迹未出湖南时、“日与庸鄙者相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入京会试及进京为官以后，见闻日广，茅塞顿开，遂有澄清天下的经世大志。起初曾国藩想从诗文中去求道，于是取司马迁、班



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研读，但究竟“道”为何物、不甚明了，直到1841年才弄明白“道”就是义理之学（理学）。曾国藩从此转而穷究义理，“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这一年是曾国藩入仕为官的第二年。

曾国藩踏上仕途就以理学是饭，除政治地位的变化这一原因除外，还受到同乡刘蓉、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仁和邵懿辰、善化唐鉴以及倭仁等一批研究理学师友的影响，其中唐鉴和倭仁对曾国藩致力于理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唐鉴，湖南善化人，生平笃信程朱，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唐由江宁人都太常寺卿，曾国藩即投师其门下。曾国藩怀着仰慕之情，拜会唐鉴，向他求教。唐鉴告诉他说：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应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治经应专一经，一经能通，其他诸经可以旁及；学有三门：义理、考据、文章，经世之学即在义理之内；经（济）世之学不外看史，圣贤之迹，历代典章，不外乎此；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穿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诗、文、词、曲不过是“小技”，不必花太多的工夫，一定要尽心尽力于义理之学。又说，“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一席话，说得曾国藩口服心服，感慨万分，“昭然若发蒙”，真是受益匪浅。从此，曾国藩全心全意致力于理学，每月虚心向唐鉴问学，尊以为师，直到唐出京。

倭仁是曾国藩崇拜的另一位理学家。倭仁，字良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唐鉴的弟子，曾赢得“理学大师”的称号。据说他“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师从倭仁问学，倭仁告诉他要“好问”、“好察”，还说，“要忠信”，“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发誓扫除一切杂念，重新做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倭仁大加赞赏，“力践斯言，方是实学”。在曾国藩的实学之路上，倭仁的导向作用极大。从十一月三日始，曾国藩以倭仁为表率，用楷书写日记（从前用草书），一丝不苟。在日记中，时时求过，痛自苛责。

曾国藩一生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大多数文章都写于在京这段时间，可以说，在京为官的12年，为他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游刃官场有秘诀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

曾国藩初涉官场，就誓做净臣，把心思全用到济国安民建功立业上，对那些善于钻营、巴结奉承、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的奸邪庸臣嗤之以鼻。但是为了避免受到这些人的打击压制，他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采取了灵活的应对措施。既使自己做了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又没有得罪他们，从而避免了他们的嫉妒和倾轧。

清廷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心理，为此曾国藩处事小心翼翼，慎之又慎，从而在他一生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巧妙周旋，深谋远虑，机敏应对，从没有受到满洲权贵的猜忌。

曾国藩城府很深，颇有心机，无论是在位高权重时，还是不得志时，他都不卷入高层的政治角逐之中，成为无谓的牺牲品。但这不等于说他与清廷高层，尤其是那些握有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联系，实际上，他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奕䜣，都是不争的事实，也正因为这样才使他的态度和想法对当时的朝廷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后来都不得善终，奕䜣也几经沉浮，只有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一帆风顺。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即便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如穆彰阿和肃顺、肃顺和奕䜣都是“仇人接班”，而曾国藩却丝毫不受影响，这就很值得人们去深入研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

曾国藩保官有术的另一招就是“耐”的功夫。

政治家角逐政坛，军事家竞胜疆场，学者进德修业，乃至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一些险难忧烦之事，甚至会遇到无数的荆棘难关。要克服和战胜这些艰难和忧烦，就需要坚毅和忍耐的品质，没有耐心，是克服不了人生路上的艰难险阻的。

曾国藩深晓此理，他对于如何运用“耐”字，有着深刻而全面的体会。作为一个身在官场的读书人，曾国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不想做、不愿做、不屑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尽管他与官场的恶习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几经挫折的曾国藩逐渐悟出了